

# 辯證

# 認識

# 論

# 論

新中國書局發行

張仲實譯

羅遜達

110  
000

B023  
8

軍放解  
館  
學大治政事軍區軍東華

PDG

## 譯者底幾句話

羅遜達爾 (N. Rozenental) 是蘇聯後起的一位優秀的哲學家。從報紙雜誌上看來，他年來在蘇聯學術界是很活躍的，大有與米丁並駕齊驅，甚至有凌駕於他以上之勢。他在蘇聯各種權威學術雜誌和日報上發表的論著較多，寫成專書的，據我所見的，僅有通俗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兩種，但都銷行的很廣。他的著作底特色，就是文字簡潔明瞭，內容精闢透澈，對於哲學底各種問題，都舉許多實例，加以闡發，深入淺出，通俗明白，很少公式主義底毛病。這從本書中，也可以看出來。

認識論問題，也就是反映論問題。這是哲學上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

是哲學家底試金石。誰的宇宙觀如何？他對存在底見解如何？他的觀點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都從他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上就可以找出答案的。所以，這個問題底本質是在什末地方，我們應當怎樣理解這個問題，以確定自己的正確的宇宙觀，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應當加以嚴重的注意。

這本小冊子，原爲羅氏的一篇論文，登載在一九三八年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第十二期上面，因其對於認識論一問題底各方面，闡發的很詳細，爰於工餘譯出，獻給讀者。

三九，六，二八，於迪化。

## 目 錄

|                       |    |
|-----------------------|----|
| 一 不可知論與辯證唯物論·····     | 一  |
| 二 認識底界說·····          | 一六 |
| 三 認識底第一階段——活的觀察·····  | 二四 |
| 四 認識底第二階段——抽象思維·····  | 三二 |
| 五 概念，範疇，法則·····       | 五五 |
| 六 範疇與概念間底相互關係·····    | 六四 |
| 七 認識底第三階段——實踐底檢驗····· | 六九 |

## 一 不可知論與辯證唯物論

關於思維對存在底關係的問題，乃是一切哲學底基本問題。性質是依着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而轉移的。

不過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面。思維對存在底關係，實底關係，還包含着一個問題，就是我人的思維能否認識現實，能否認識它的客觀法則？『我人的關於現實世界的觀念和概念能否成爲它的確切的反映？』人類的思想是能夠看透事物底客觀本質呢，還是注定碌碌爲生，注定只能關於離開我們而存在的世界給以純粹主觀的觀念？

這個問題，像思維爲本還是存在爲本的問題一樣，需要有一個明白而肯定



的答案。

在否認客觀世界有認識可能的那些哲學家中間，恩格斯曾特別提出了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和休謨（一七一——一七七六）兩氏。

與別的唯一論者不同，這些唯一論者，他們否認外部的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的世界底存在，康德則承認有客觀存在着的事物，所謂「自在之物」底外部世界。但是康德在他的哲學體系中，是以外部世界，或像他所說的，所謂「自在之物」世界的不可認識爲出發點的。康德否認「自在之物」有變爲「爲我們之物」的可能，換句話說，他否認有認識「自在之物」的可能。

康德曾劃分了「自在之物」界與「現象」界。從他的哲學觀點看來，人所能理解的只有現象而已。他所研究的只是他在他的感覺中所見的東西。客觀事物本身底性質如何，他是不能知道的。

在否認世界底可認識性一點上，休謨是更加澈底的了。康德還承認人的感覺是由外部世界所引起的，而休謨則完全否認了這一承認底任何可能性。

他的議論是這樣的。人們都愛想有一種與我人的知覺無關的外部世界是存在着的，這種世界甚至在有感覺能力的物體滅亡以後也會是存在的。不過這樣愛想的癖性，休謨說，是很容易被這樣一種哲學，即斷言謂我人的智力，除了知覺以外，什末也是不能理解的哲學所破壞的。在我人智力與對象之間的則是我人的知覺。就是說，我人的智力，在自身與對象之間不能確立直接的接觸。因之，要是人不能理解那作用於他的某種外部對象的歸，那他就沒有權判斷這種外部對象了。

他特引從悟解桌子而所得的感覺，作爲例子：

「我所看見的桌子，要是我人走的距它遠一點，那就要顯得小些，不過離我人

而獨立存在的實在的桌子，却並沒有變化的；因之，我人智力所見的，無非是桌子底形象吧了。」

休謨由此得了個結論說：

「智力除了知覺以外，自己面前從沒有任何的事物，它絲毫不能夠製作出任何關於知覺與對象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經驗。因此，這種相互關係底推測失却了任何邏輯的根據。」（據列寧唯物論經驗批判論一書所引）

這種觀點叫做不可知論（Agnosticism）。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關於不可知論（不可知論曾經而且今日在資產階級的哲學中還十分流行）底本質曾給了一個通俗的說明。

「agnostic 是個希臘字：據希文，gnosis 是「知」的意思，agnosis 是「不知」的意思。agnostic 是說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被我人的知覺所反映所表現的客觀現實，我認為是沒有知道這的可能。」

一切各色各樣的不可知論者所特有的，便是否認認識乃是客觀現實底反映，乃是客觀現實底謄本。不可知論者不能承認我人觀念和概念底客觀內容。這是很明白的。要是我人所研究者只是知覺一個東西，而與事物本身無關，那就根本談不到我人認識底客觀內容了。

從這一觀點說來，凡一個人或一羣人所想的，不論什末，一切都是真實的。要是某個人或某一羣人，認為樹妖、家鬼都是實有的，而不是玄想的東西，那就不應駁斥牠們。只有在把人底智力和外部世界，和客觀現實有比較的可能時，才可以駁斥牠們。不過讀者業已知道，休謨是根本否認有這種比較底可能的。因之，不可知論是給一切反動勢力和牧師作了應聲蟲。列甯曾寫道，不可知論者所特有的，乃是市僧的，怯懦的對妖怪鬼神，天主教神聖等學說的容忍。

不可知論是在摧毀着真正科學的思維底一切基礎。它只承認感覺，不越出這種感覺範圍以外。它否認有認識外部世界，客觀世界底一切可能性。而這種否認却是跟科學絕對不相容的。它只能跟宗教，跟承認鬼神之存在是相容的。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俄國土著的不可知論者，和主觀唯心論者波格達洛夫、巴扎羅夫之流，以『經驗批判論』和『經驗一元論』做護身符，大肆攻擊辯證唯物論，希望以修正和補充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搬運資產階級的不可知論垃圾，這個時候列甯曾給了他們以嚴厲的答覆。

列甯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於不可知論曾予以展開的批判，而指出辯證唯物論是怎樣在解決我人的感覺，我人的認識能否成為現實底確切的反映這一問題。

列甯認為辯證唯物論者與不可知論者底基本區別，就在於前者與後者不

同，承認自然底客觀現實性，並認為我人的感覺是這一自然底確切的反映。

唯物論者與不可知論者，都是以我人的知識來自經驗，來自感覺為出發點的。不過，不可知論者不承認我人的知識是事物底反映。他們看不見也不願看見這種感覺不過是外部世界——「自在之物」底反映、形象吧了。

辯證唯物論者並不是單單停止於感覺而已。他們承認客觀外界底存在，這種客觀外界作用於我人，引起我人的感覺，悟解。

唯物論者「確認自在之物是存在的，並且是可以認識的。不可知論者不許可關於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宣稱我人絲毫不能知道關於牠們的確實的地方。」

（列寧語，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這樣，辯證唯物論與不可知論不同，它肯定地答覆了我人的關於現實的觀念和概念能否成為它（現實）的確切的反映這個問題。人底概念和觀念，要是

它們只是確切的話，那末它們也不過是事物——客觀世界底鏡子的反映，膽寫，照像而已。只有抱着事物不可認識的觀點的人們，才能斷言說，我人的感覺只是外部世界底某種象徵，象形，不確切的符號。在事實上，我人認識外部世界的時候，所得的不是關於這一世界的象徵，也不是關於它的象形，而是它的確切反映，膽寫。

比方當我人觀察一根樹的時候，難道我人的關於它的感覺和觀念不是那爲我人觀念來源的真實的、客觀的樹底確切反映嗎？

比方當我人研究火底特性的時候，難道這一研究不會給我人以這特性底確切反映嗎？

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學者車爾尼謝夫斯基曾駁斥那些所謂『素材自然科學者』，駁的很好，這些『素材自然科學者』讀了唯心論哲學家底著作，宣稱：

『我人所知道的並非物象，並非牠們本身如何，在現實上牠們怎樣，而只是我人的從物象所得的感覺，只是我人的對物象的關係而已。』（見車氏哲學文選，

### 五三五頁）

車氏舉了很簡單的一個例子：『我人在觀看某件東西，比方一根樹吧。別人則在檢視這個物象。教他凝視我們的眼睛。該樹表現在他的兩眼中的正與我所見者完全相同。這樣結果如何呢？兩幅圖景是完全一樣的：一種是我人直接看見的，別一種是那個人的眼睛在小鏡中看見的。這第二幅圖景則是第一幅圖景底確切謄寫。』『原本與謄本是一樣的；我人的感覺是和謄本一樣的。』『我們看見的物象是這樣的，正如它們在事實上所存在者一樣。』

不過不可知論者，對於這些論據，不願加以注意。他們像鸚鵡一樣，只會三返四覆地說同一的話：我人不能夠知道事物本身是怎樣的。

他們說道：「好吧，就姑准你們唯物論者是對的。姑准客觀的現實事實上是感覺底來源。不過允許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吧：你們根據什末理由，承認你們的感覺和概念是跟外部世界相適應的？是它的確切反映？給與你們的既只是知覺而已，所以你們不能確立你們的感覺與客觀世界間的關係，接觸。」

不可知論者提出了這些自以爲難人的問題，以爲他們給唯物論者設下了不可克服的障礙。其實，辯證唯物論者對於不可知論者底這些難題可答覆如下：  
檢·驗·我·人·感·覺·和·概·念·底·真·實·性·底·試·金·石·，·乃·是·人·類·底·實·踐·，·乃·是·人·類·底·實·踐·活·動·。

我人的知識是確切地反映着事物底特性還是不確切的，實踐對這個問題可給個澈底的答案。恩格斯寫道：

「在那個時候，即當依照我們所悟知的某物底特性，我人把它爲自己使用的時

候，我人正在這個當兒，對於我人的感官知覺底真偽正在加以無錯誤的試驗。要是這些知覺是偽的，那我人的關於使用該物底可能性的判斷也必然將是偽的，而且一切這種使用底企圖不可避免地都要歸於失敗的。不過要是我人力謀達到我人的目的，要是我人發見事物是跟我人的關於它的觀念相適應的，它可以予以我人期待於使用它的成績，那末這時候我人便有肯定的證據，證明在這些界限以內，我人的關於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覺是跟存在於我人以外的現實相符合的。」（據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所引）

恩格斯曾引舉下面的一個例子，來證明這一思想。哥白尼（*Nik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的太陽系說，在三百年間曾是假設，曾是推測，它的真實性，可以加以推翻，反之也可以加以證實。但是學者勒未累（*Urban Jeverier* 1811—1877）以這一學說為南針，證明一定還有一個迄今為人所未知的海王星存在着，並決定了它在天空所佔的位置，後來別一個

學者加勒（Johann Gottfried Galle, 1812—1910）果然發現了這個行星，這時哥白尼——恩格斯說——的學說才證實了。實踐證實了並證明了這一學說底真實性。

馬恩二氏底科學的共產主義學說，也是如此。

在一個很長久的時期內，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社會勝利的學說，曾是一個理論的推測。曾經有不少的好奇者，斷言說這一理論是不能實現的，它是跟現實不相適應的云云。但是當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在實踐上清算了貧困與壓迫底制度，而在實踐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底偉大理想以後，則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曾經在實踐上證明了。

不過給讀者再舉別一個例子吧。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也會經訓誨道：資本主義制度一定要讓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不過他們號召人

類所走的改造社會的路徑，與馬恩二氏號召人類所走的路徑，沒有絲毫共同之處。無產階級領袖訓誨道：只有暴力的革命才可以消滅資本主義的壓迫，創造建設新社會底條件。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把他們的希望寄託於偉大人物，希望於理性底力量等等。

現在社會發展底實踐證明了究竟誰是對的誰是不對的。

因之，不可知論者所提出的我人的感覺和我人的概念底真實性底可靠性是在那裏，這個問題裏面，宿命的和不可克服的東西是絲毫沒有的。我們業已看到，這種可靠性是由人們底實踐活動來給與的。

這樣，構成辯證認識論底基礎的有兩個頂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辯證唯物論承認外部世界底存在，這種外部世界乃是我人的感覺和概念底來源；